



# 领导人之死背后的疑云

这两天,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的死因又闹得沸沸扬扬。近年来,一些敏感地区或敏感时期离世的领导人,总是会带来这样那样的猜测。那么,这些重要人物之死背后,是不是真的藏着惊天秘密?

**阿拉法特死于中毒吗**  
自2004年11月去世至今,关于阿拉法特的死因流传着各种版本。有传言称他死于癌症、肝硬化,甚至艾滋病。

而半岛电视台驻巴勒斯坦拉姆安拉分社社长瓦利德·奥马里最近称,9个月前,该台英文频道在阿拉法特遗孀苏哈的帮助下,对其死因秘密展开深度调查。苏哈交给该频道一份阿拉法特的病历,以及他的一些遗物。半岛电视台对这些遗物进行化验,结果让人大吃一惊——遗物中含有过量致命的放射性元素钚-210。

有关阿拉法特可能遭毒杀的消息震惊了阿拉伯世界,许多人认为,以色列间谍害死了阿拉法特。但以色列海尔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反恐专家埃利·卡尔蒙认为,钚元素的半衰期(放射性元素半数转化的时间)为138天,阿拉法

□ □ □

工作和学习中,我们经常用到标点符号,细心的人会发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格外“心仪”的某种标点符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经过多年观察和分析发现,标点符号能反映每个人的不同性格。

喜欢用句号的人做事果断、干净利落。这种人通常比较刻板老套,给人一种无趣的感觉。另外,他们是“技术控”,喜欢最新的高科技产品。学生时代不少人被老师批评写文章“一逗到底”,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喜欢用逗号未必是一件坏事情,因为他们都是和平主义者,还乐于助人,和任何人都能打成一片。

喜欢用问号的人在做事的时候都会问自己“这样做好不好?”,这些人做事瞻前顾后,想得太多;喜欢用省略号的人则缺乏决断力,反复无常,他们很容易就走神,喜欢随大流;喜欢用引号的人缺乏原创性,总爱引用名人名言,他们没有什么主见,总是喜欢叽叽喳喳但又做不了决定。

一些人喜欢在每句话的结尾都用惊叹号,这种人一般是喜易怒的人,他们不太会自我反省,总认为自己的观点很重要。他们性格张扬,一般对各种聚会很感兴趣。还有一些人喜欢用冒号,这些人凡事井然有序,做事喜欢列清单,总会被人委派去组织公共活动或担任某种职务;那些爱炫耀、自命不凡的人则习惯用破折号,他们喜欢纠正别人的错误,这种人在工作中表现出色,通常会得到老板的赏识。(摘自《生命时报》7.3)

**透视内心**

## 把人咒死的真相

**巫医可以把人咒死**

20世纪20年代的一天晚上,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位叫凡斯·范德斯的印第安人在墓地和巫医发生了口角,巫医便拿出一瓶液体,把里面难闻的气体吹到他的脸上,并诅咒他将死去,没人能救得了他。回家后,范德斯即卧床不起,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医生无法找出他的病因,不知道该怎么治疗。范德斯的妻子突然想起了巫医的诅咒,就告诉了医生。医生找到巫医逼他说出诅咒的秘密。巫医只得交代,说他把一些蜥蜴卵塞进了范德斯的肚子里。当然,这不过是巫医胡编的谎话。

回到医院,医生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范德斯。然后叫来护士,给他灌事先准备好的催吐剂。几分钟后,范德斯便开始恶心和疯狂呕吐。趁大家不注意,医生拿出一只事先藏在他的黑包里的绿色蜥蜴。“看,你吐出了什么东西!”他大声喊道,“巫医的诅咒解除了。”范德斯倒在床头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他变得精神焕发、胃口大开。

**反安剂效应**

人们把这种“相信自己病了,便真的会生病”的现象称为“反安剂效应”。事实上这是一种心理作用,它要产生极端的效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这个诅咒必须被被咒者自己知道,最好是被咒,被咒时伴以某种物质的手段,这样被咒者会更加信以为真。二、发咒者必须是在某一方面有身份、有权威的人物,比如说巫医在印第安人心中是能够跟鬼神交流的敬畏人物,所以他们发出的毒咒对人心才有震撼力。

(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说》第4期)

**惊奇档案**

特辞世已近8年,遗物中不可能发现如此高浓度的钚,阿拉法特遗物上的钚很可能是在他去世很久后投放的。卡尔蒙说,如果阿拉法特遭钚毒害,苏哈也会接触到钚,苏哈为什么没有钚中毒?即使“开墓验尸”的结果发现了钚,也需要时间来查清是谁投放的。看来,有关阿拉法特之死的悬疑,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米洛舍维奇的死亡谜团**

海牙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2006年3月11日发表的声明说米洛舍维奇被发现死在联合国监所自己的床上。米洛舍维奇的神秘意外身亡留下了诸多的谜团与疑云。

俄罗斯记者发现,米洛舍维奇死前一天曾经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写过一封信,表达了对自己人身安全

的担忧。然而,俄罗斯外交部代表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这封信的消息。”

米洛舍维奇身体状况不佳,他向监狱方面报告了这

□ □ □

乌鸦报丧不是迷信

那天晚上,鸟类学家居伊·雅里紧紧地守候在母亲的病榻旁,在摇曳的烛光中,为母亲朗诵《圣经》。母亲的脸上漾起了红光。突然,窗外传来一声急促的鸟啼,居伊·雅里竖起耳朵,没错,是乌鸦的叫声。他很奇怪,乌鸦这种鸟是极少在夜间啼叫的。但令人费解的是,窗外的乌鸦叫声却越来越响,越来越嘈杂。刚开始是一只乌鸦叫,后来竟然一大群乌鸦,就站在居伊·雅里家院子里的梧桐树上唧唧地叫喊着。几分钟后,母亲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职业的敏感让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母亲去世前,那离奇的乌鸦叫声也许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通过不断地对比和反复研究。居伊·雅里终于发现,人在弥留之际,尤其是那些病入膏肓的生命,会发出一种非常微弱的腐尸般的味道。乌鸦不但能够在5公里之内分辨出这种味道,而且可以迅速地奔赴到气味源附近。居伊·雅里还发现,乌鸦是一种群居食腐类动物,

一旦一只乌鸦发现哪里有腐尸的味道,便会呼朋引伴,将这个

**自然历**息扩散给附近的整个乌鸦家族。这也就解释了母亲去世前的那个晚上的乌鸦啼叫之谜。(摘自《知识窗》第5期)

**透视内心**

## 把人类咒死的真相

18世纪以来,人类世界使用的主要能源之一是煤炭,而人们最初使用煤炭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不过,在大约3亿年前煤炭的形成就终止了。科学家称,这或许是因为地球开始有了“蘑菇”——现在的可食用蘑菇的老祖宗。煤炭是古代植物埋在地下,经历复杂的生物化学作用后逐渐形成的。当食腐的早期真菌进化出来,它们就把死去的植物“吃掉”了,这或许就是煤炭沉积率在进入二叠纪(开始于距今约2.95亿年前)时突然下降的原因。植物的遗体都被降解了,哪里还能形成煤炭呢?在树木中,木质素含量可占木材的50%,对形成煤炭有重要意义。研究人员分析认为,约在2.9亿年前,一种能破坏木质素的“白腐菌”祖先出现了。这位老祖宗出现之前,更古老的真菌还

□ □ □

在所有的奇蹄目马科动物中,斑马是惟一有斑纹的(过去非洲还有一种斑驴,已灭绝)。其胚胎证实,斑马在发育初期还是黑色的,白色条纹是后天产生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都在积极寻找斑马纹纹的答案。最近,瑞典和匈牙利的生态学家拿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证据,解释了这些斑纹的秘密所在。他们称,窄条纹图案能让斑马避开讨厌的吸血蝇。瑞典隆德大学的进化生态学家阿克森及同事发现,相比白马,蝇类更喜欢黑马。这些昆虫为何喜欢深肤色的马?原来,深色会反射同方向的光波。这种光与它们在产卵的水池里发射出来的光一样,而白色则不会反射类似的光。在弄清楚这点后,科学家很想知道,斑马条纹会如何反射光线,又是如何影响蝇类这个头号公敌的。研究团队放置了4个与真马一样大小的黏土模型,上面有黑色、棕色、斑马条纹和黑白斑点。每隔两天,研究小组就去收集一次马蝇,最终有斑马条纹的模型吸引到的马蝇数最少。阿克森解释说,很可能是因为斑纹反射的是多种光,而其他纯色的外观则反射单一的光,马蝇类更喜欢这种单一光。

因此,对马蝇来说,即使白色也比斑纹有吸引力。(摘自《南都周刊》第8期)

**生命传奇**

些情况,要求加强对他健康的定时观察。米洛舍维奇的一位律师史蒂汶·凯伊说,当他得知米洛舍维奇的死讯后,立即向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要求出示米洛舍维奇的最后体检记录。然而,令凯伊感到奇怪的是,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相关人员顾左右而言其它,根本没能拿出相关的体检记录。更令人感到蹊跷的是,根据监狱值班规定,看守得每隔半小时对牢房巡视一次,对于像米洛舍维奇这样身体极度不佳的犯人更要严加观察,但从现在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米洛舍维奇死去好几个小时都没有被人发觉,当天的值班巡查登记本同样“不便出示”。

**卢武铉是自杀还是他杀**

2009年5月23日清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悄然走出家门,独自到不远处的烽火山上散步。陪同卢武铉散步的是一名警卫,当两人爬到了一处名叫“猫头鹰岩”的峭壁上时,卢武铉突然坠下山崖。因头部重伤,卢武铉在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随后,有关于卢武铉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的谣言传得满天飞。当地警方调查后表示,由于卢武铉出生于此,又常常爬山散步,对这片土地再熟悉不过。因此,卢武铉发生“失足”意外的可能性应该很小。而且从高空急速坠落而下并与地面发生激烈的碰撞,一定会是血肉模糊的场面,但警方事后却只在现场找到几滴血印,这不符合逻辑。

而卢武铉卸任后,总统府一共向他派了10多名警卫,凡是他外出或者散步,警卫必须提供贴身保护。但卢武铉当天登山时只有一名警卫,而该警卫也没能阻止卢武铉死亡。由于有种种疑点,卢武铉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仍有多种说法。

(综合《青年参考》、《三联生活周刊》)

**综合**

汪曾祺的《泡茶馆》我百看不厌,几乎成诵。我始终记得里面有一段写在联大附近喝茶。“茶馆的墙壁上张贴、涂沫得乱七八糟。但我却于西墙上发现了一

□ □ □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最新报道,英国一个自助网站完成的一项在线调查发现,男女结束一段长期感情(失恋或离婚)会失去8个好友。

有2000多名英国男女参加这项调查,男女分别占56%和44%,年龄在25岁到44岁之间。研究发现,男女分手会导致失去8个朋友:对方的3个朋友、共同的3个朋友和相识之前认识的两个朋友。这项研究负责人舒菲尔德表示,调查不会因为性别、年龄和地域等因素影响结果。

研究还发现,27%的人表示由于担心失去柏拉图式爱人而挣扎着延续双方关系。31%的人对分手行为表示后悔,原因是分手影响到朋友关系。舒菲尔德表示,很多朋友不愿意当“夹心饼干”而远离两位当事人。49%的人表示,两人分手后,朋友也会感觉进退两难。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失去朋友造成的感情创伤丝毫不亚于失恋或离婚,其内疚感比失恋或离婚更可怕。

(摘自《生命时报》5.11 金也/文)

**心理**

这两位大师,一位“从文”,一位“钟书”。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那就是他们同在一个小区住了20年。同一个小区的,又认识,应该交往频繁吧?但事实是,他们只互相串过一两家门。

但他们又不是完全没有交往。春天,沈从文会拿上几包湘西的新茶和春笋,放在钱钟书家的门前台阶上,回来打电话告诉他开门自己拿……很奇怪是吧?但仔细想想,又不奇怪,这就是传说中的君子

**索后**

在所有的奇蹄目马科动物中,斑马是惟一有斑纹的(过去非洲还有一种斑驴,已灭绝)。其胚胎证实,斑马在发育初期还是黑色的,白色条纹是后天产生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都在积极寻找斑马纹纹的答案。最近,瑞典和匈牙利的生态学家拿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证据,解释了这些斑纹的秘密所在。他们称,窄条纹图案能让斑马避开讨厌的吸血蝇。瑞典隆德大学的进化生态学家阿克森及同事发现,相比白马,蝇类更喜欢黑马。这些昆虫为何喜欢深肤色的马?原来,深色会反射同方向的光波。这种光与它们在产卵的水池里发射出来的光一样,而白色则不会反射类似的光。在弄清楚这点后,科学家很想知道,斑马条纹会如何反射光线,又是如何影响蝇类这个头号公敌的。研究团队放置了4个与真马一样大小的黏土模型,上面有黑色、棕色、斑马条纹和黑白斑点。每隔两天,研究小组就去收集一次马蝇,最终有斑马条纹的模型吸引到的马蝇数最少。阿克森解释说,很可能是因为斑纹反射的是多种光,而其他纯色的外观则反射单一的光,马蝇类更喜欢这种单一光。

因此,对马蝇来说,即使白色也比斑纹有吸引力。(摘自《南都周刊》第8期)

**索后**

西安有个大款突发奇想,想重温儿时吃不饱饭、到野地里偷玉米棒子的乐趣。于是他驾着奥迪车直奔郊外。当他钻入玉米地紧张地掰着玉米棒子时,被玉米地的主人发现了。那农民看到玉米地边停着奥迪,此人又穿着得体,不信他是小偷。一交流,才知缘由,这个农民哈哈大笑,赶紧下地给大款掰了一大堆玉米棒子,说不用给钱随便掰。

比起这个大款,浙江有个身家千万的富商“自讨苦吃”更有趣。几个来自萧山的老板在酒店里聚会,想起当年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小商品,走上一天也不觉得累。其中有个老板想重温一下旧梦,于是让人买来了运动鞋、便装,穿戴妥当便徒步上路了。从城区开始走向萧山,还没有走到钱江一桥,就已经累倒了。老板说:“老了。”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集团老总偶然得知他当年下乡时住的“知青楼”仍在,于是花钱买下,又出资修了路,重新粉刷了房间,配备了一些生活用品。“知青楼”装修停当,他驱车前往,看到当年住了5年的平房感慨万千。当晚他就住在“知青楼”里。乡村的晚上虫鸣阵阵,屋里又有山蚊骚扰,根本无法入睡。无奈之下,他只好

**索后**

一个人的经历就像文物,回望它时,时间越久,越有审美价值。但如果将文物进行复制,那就什么价值也没有了。几乎所有人都会把旧梦想象得很美好,其实许多旧梦本质上是一种苦难。只不过这些苦难放在了远处,审视起来有了一种美感而已。(摘自《杂文报》4.27 陆勇强/文)

**索后**

所谓“站着哭泣”和“在移动中哭泣”,在我看来关乎一个人的质地之高下。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哭泣,都有一些当时觉得过不去的坎,都有一些感觉窒息的夜晚,都有想发飙或发疯的时刻,但,一个质地坚实紧密的人,总是会想办法让自己镇定下来,让生活继续下去。他们把饮泣压回内心,用他们强大的力量把这些泪水转化成一种滋养,从而使得自己获得一次成长的机会。朝内的伤口是一种忧伤,是一种美,而朝外的伤口在我看来则是不体面的,如果朝内的还是永远不能结疤的伤口,那么,我认为甚至是不堪的。

看过一个俄罗斯的故事,说是一个母亲在丧子的当晚,把一大碗蔬菜浓汤一勺一勺地喝了个精光,旁人忍不住指责她,说她心肠太硬了。那位母亲说:“我得吃饭,得有力气,明天还有那么多的活儿要干呢。”虽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那位俄罗斯母亲一样拥有大地母亲般的生命力,但不管怎么说,尽可能地保持镇定并维持日常生活的秩序,是面对痛苦最明智的态度。(摘自《读者》浩尘/文)

□ □ □

记得旧时好

首诗,一首真正的诗:记得旧时好,跟随爹爹去吃茶。门前磨螺壳,巷口弄泥沙。是用墨笔题写在墙上的。这使我大为惊异了。这是什么人写的呢?”

今日好事,我搜索了一下,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茶客原创。原诗如下:记得儿时好,跟随阿娘去吃茶。门前磨螺壳,巷口弄泥沙。但是,后边还有两句:而今人长大,心事乱如麻。

作者是明代大儒陈白沙。这么多年来,汪曾祺的读者甚众,我在网络上为大家引用,多半是出自他的文章。众人皆以为此诗四句为止,以为是描述童年画卷,追忆美好情思。谁料想,其实前四句说的即是后两句:而今人长大,心事乱如麻!那四句只是一个反观罢了。

世间事总是出人意表,充满奇遇。人类制造的种种波澜,皆未赶上运数的波诡云谲。以后再说“天凉好个秋”,过时了。要说:记得旧时好,跟随爹爹去吃茶。(摘自《视野》得蜜/文)

**索后**

沉黙无限存在

梅特林克说,沉黙的性质实则揭示了一个人灵魂的性质。灵魂在静寂中隐藏着,不要出声,你一说,灵魂就不见了。沉黙时,我们面对的是深不可测的大海,而表述只能在局部。那是最靠近眼前的一个有光亮的窗口。

在喧闹的环境中,嘈杂之声忽略了个人的存在。语言在桌面上流动,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内心会怎么想。只有在孤独冷静中,灵魂的形状才是完整的,从容不迫的,我们看见并且品味。想着,与自己交谈着,仍是沉黙,就像水流着,但是没有喧哗的声响。

宁静致远大约就是这种意境吧。声响只在跟前,而沉黙将远与近连成了一片。沉黙是大多数,喧哗是小浪花。要看清生活的原样,只有沉黙。

说出来只有一句,不说有多种可能。猜是猜不到的,因为沉黙的背后,有无限存在。(摘自《周末》5.10 柳雨义/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在移动中哭泣

以色列女作家茨薇娜·沙莱夫的长篇小说《爱情生活》中有句话:“任何能够在移动中哭泣的人最终都能拯救自己,而一个站着哭泣的人——就像我,是要失去一切的。”

所谓“站着哭泣”和“在移动中哭泣”,在我看来关乎一个人的质地之高下。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哭泣,都有一些当时觉得过不去的坎,都有一些感觉窒息的夜晚,都有想发飙或发疯的时刻,但,一个质地坚实紧密的人,总是会想办法让自己镇定下来,让生活继续下去。他们把饮泣压回内心,用他们强大的力量把这些泪水转化成一种滋养,从而使得自己获得一次成长的机会。朝内的伤口是一种忧伤,是一种美,而朝外的伤口在我看来则是不体面的,如果朝内的还是永远不能结疤的伤口,那么,我认为甚至是不堪的。

看过一个俄罗斯的故事,说是一个母亲在丧子的当晚,把一大碗蔬菜浓汤一勺一勺地喝了个精光,旁人忍不住指责她,说她心肠太硬了。那位母亲说:“我得吃饭,得有力气,明天还有那么多的活儿要干呢。”虽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那位俄罗斯母亲一样拥有大地母亲般的生命力,但不管怎么说,尽可能地保持镇定并维持日常生活的秩序,是面对痛苦最明智的态度。(摘自《读者》浩尘/文)

□ □ □

为了自然界

已故女作家卡逊女士所著《寂静的春天》,是最先提出警告说人类必须与所有野生动物共存共荣的一本书。数年前记者访问她后记述:谈话间,她忸怩地对我说,她在海产实验室中,每天从涨潮积水中汲取一点海水,用显微镜观察海水中的微生物。不过她用几乎是抱歉的语调对我说,她事后会把海水倒回海里。我忍不住表示,就算不把一羹海水倒回海里,也不见得会影响大自然的平衡。

卡逊女士露出难为情的样子说:“如果这也令你惊奇,我就更不好意思告诉你其余的事了。为了要那些微生物能够生存,我把它们送回海里时,潮水的高度一定要和我汲取时一样。因此我往往要拨好闹钟,穿起晨袍和拖鞋,用手电筒照明把样品送回海里。有时这段路很苦,尤其是在下雨的晚上。”(摘自《中外文摘》第13期 佚名/文)

**索后**

水难倒

一次开会时,员工小王站起来给大家倒了一圈水。他先从左边的副经理倒起,然后是员工小张、小李、总经理和另一位副总经理,最后是他自己。小小的一件事,在每个人的心里演化成了不同意味的故事。

小王左边的副经理:“哦,谢谢。”——熟视无睹,没有什么反应。

小张:“切,马屁精。可真会表现自己呀。要是头儿不在,看他还倒不倒茶!”——小王从此沦为小张心中善于溜须拍马、迎合上司的丑角。

小李:“哎呀,糟啦,为什么我没想起来去倒水呢?下次一定要抢在他前面。”——小王从此有了一个竞争对手。

总经理:“嗯,不错,小王挺懂事的。”——小王从此赢得总经理的青睐。

小王右边的副总:“他为何不从右边开始倒?右边不是离总经理更近吗?这分明是看得起另一个副总而看不起我嘛!”——小王莫名其妙地成为这个副经理的敌人。

其实,小王只是口渴得厉害,又不好意思光是自己一个人喝茶,于是出于礼貌给大家都倒了水。至于倒水的顺序,完全是不经意间形成的,没有任何讲究。(摘自《做人与处世》许松华/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恹恹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摘自《甘肃日报》5.2 李浅予/文)

**索后**

两位大师

之。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